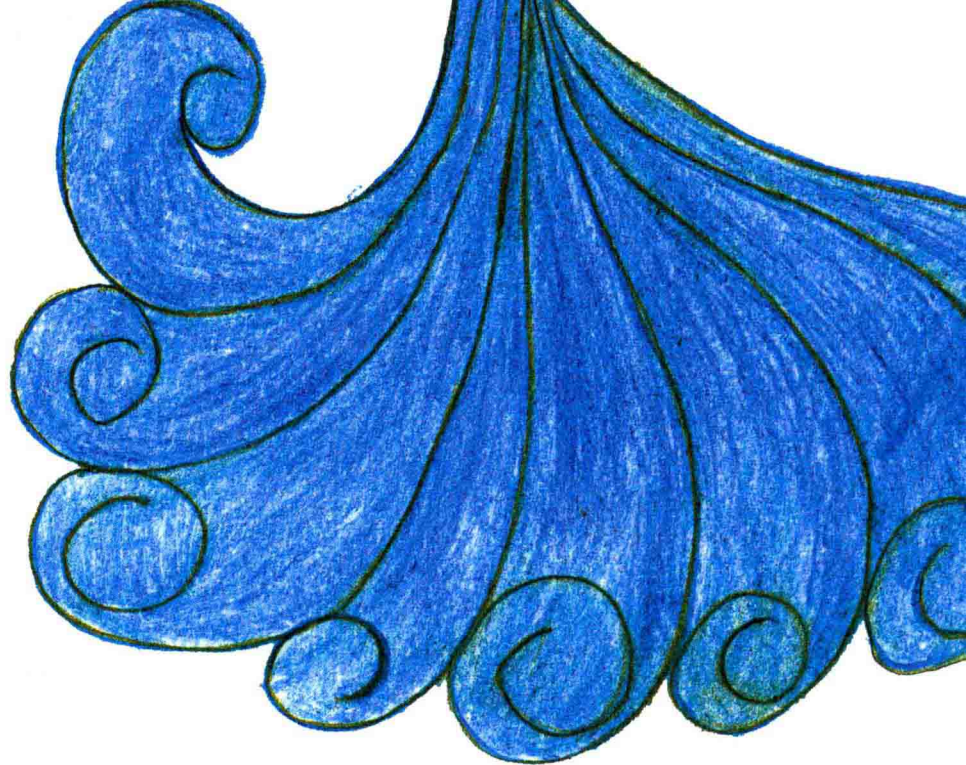




许晓

/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莫愁胡

Mo
Chou
Hu



莫愁湖

许晓

/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愁湖/许晓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607-5552-6

I. ①莫… II. ①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140 号

责任编辑:陈海军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1.75 印张 31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篇章.....	(1)
第二篇章	(49)
第三篇章	(90)
第四篇章.....	(143)
第五篇章.....	(174)
第六篇章.....	(204)
第七篇章.....	(233)
第八篇章.....	(255)
第九篇章.....	(279)
第十篇章.....	(293)



第十一篇章..... (301)

第十二篇章..... (324)

第十三篇章..... (341)

第十四篇章..... (361)



第一篇章

黄昏。

夕阳已经收敛了最后一线光芒，只剩下一个红彤彤的圆球矜持在地平线上，不动声色地凝视着身下的莫愁湖。

灰青色的草和金黄的蒲公英都显出静思的神态，郁郁地促在莫愁湖岸。湖水清碧清碧的，几乎一丝水纹也没有。慵懒地浮在水面上的零花落瓣，也是属于湖的，是从湖里生出来的，而不是被风从湖边花丛里携来的。它们与湖水融得相当亲密了，亲密得像一幅静止的画面。

如果这真是一幅画，碧戈似乎还有心思浏览一下。可这不是，这是夕阳下的莫愁湖，真的景色，不是画。

碧戈已被这景色搅得心烦意乱了。宁静不知不觉地一点点渗透了他的身体，比死神的动作都要诡秘。碧戈从小到大一直都受不了静的感觉，尤其受不了这种没有丝毫声音、连时间也似乎停滞的静。真的静止成画的样子，恐怕碧戈自己也成了画中人人了。

碧戈歪在一棵树上，有着想发怒的冲动，却又不甘心离开。

其实，碧戈昨天被阿耐哥哥叫住的时候，就茫茫地感觉到将会被陷入这种氛围里。那会儿他就有些心慌了。

莫愁湖的景色好像不错。那是阿耐哥哥沉静的语调。那眼神也是沉静的。然后阿耐哥哥就走了。

阿耐哥哥似乎是一降生便与静结缘的。连他走路时的样子，碧戈时不时都会产生一种不是他在走，而是自己往后退的错觉。



碧戈经常到那座山头上，不知不觉地就去了。山不是太高。碧戈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想去，不一定要知道它的名字。

嶙峋突兀、崎岖峭拔便是那山给人的印象。这印象在碧戈眼里已经是好极了。岩石的棱角也是锐利尖峭。连山上的一块石头也足以引起他的兴奋。那石头的小小棱角饱蕴着生命的动感。这种动感使得碧戈精神饱满，情绪亢奋。更不必说山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碧戈喜欢。

而长长的树林里，弯曲小径的伸延处，那幽深的莫愁湖所呈现出的死寂，只有阿耐那样的人才欣赏得了吧……

碧戈和阿耐哥哥是不怎么搭话的。阿耐哥哥昨天那句话很沉静，也相当突然。碧戈觉得自己该去一趟自己不喜欢的莫愁湖，于是就来了。可这莫愁湖除了以往的死寂还是死寂。碧戈沉不住气了。

阿耐哥哥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吧。碧戈这样认为。

啊？来了，总算来了。阿耐哥哥临风玉树一般地走了过来，神态已是优雅极了。常与湖水相伴的人，心灵是美丽旷洁的，气质自是怡然。

碧戈劈头问道：“你有什么事要说吗？”

阿耐微笑着，不语。

“要是没话可说，我走了。”碧戈没有半点要待下去的耐心了。

阿耐手搭在碧戈肩上：“沉住气。”

“我沉不住了！你有话就快点说！”

“你脾气太急了吧？”阿耐缄默了，出神地凝视着天空，宛若雕像一样静谧地伫立。

碧戈也随着阿耐哥哥会神的目光望去。

那红彤彤的圆球早已下了地平线，取而代之的是满天的红色云霞，浓烈得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燃烧得整个天空都无比壮丽。碧戈不由地惊诧起来，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莫愁湖竟能看到如此热烈的景色。那一团团滚动的火焰烧得碧戈的血液也沸腾起来，激动得那一颗心也抑制不住地铿锵跃动。



清碧清碧的莫愁湖里也投下了那火焰的影像。湖水被烧得红亮红亮的，鲜丽无比。翻腾奔涌的俨然蓬勃亮丽的生命。这死寂的莫愁湖居然能爆发出如此激撼人心的热情。

真的——真的是活力充沛的生命。

碧戈的视线收回来，移到阿耐哥哥的眼睛上。碧戈呆了。

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呀？

那黑珍珠一样光泽的瞳仁里，熠熠闪动着两团火光，亮堂堂得直逼人眼。

碧戈头一次见到阿耐哥哥如此明耀活泼的眼神，竟如火山喷发一样，炯炯地磅礴于整个眼睛。连自己眼前也亮得生辉流彩。

良久，阿耐的目光缓缓地滑下来，滑落到湖面上，然后盘腿坐于草地上。

啊……

啊？啊！

那湖水，那湖水……那湖水突然汨汨地响动起来，清碧清碧地悄然隐退了下去。湖的周边现出一大圈湿地。

碧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忙忙地瞥一眼阿耐哥哥，又注目于莫愁湖。

湖心凸出一块被浓浓水雾包拢的大青石。水雾渐渐隐去。无数道水流儿在青石旁交织成亮白的珠帘，旁伴许多摇曳的嫩绿水藻。

那期间现出一个美妙的影子来。

是……是？

是——

碧戈倚在庭院外面那棵老槐树上，饶有兴趣地望着小真喂那只从荒地里抱回来的小狗。阿真傻傻地冲着那小狗笑。他左膝跪在地上，左手搭着自己右肩，用右手托着食物送过去。小狗无视阿真，只紧盯着那手中食物，猛吃一阵，抬起下巴傻傻地看两眼阿真。阿真也笑着，笑得太疯，也一顿一顿地扬起下巴。



这是阿真自外面抱回来的第十九只狗了吧。

阿真总是这样干。他曾经从野外往家里带过各种动物，上到哺乳类的猫、狗、兔子，下到爬行类的青蛙、蜥蜴……每次都被长辈丢出去。但也是养过一段时间才被丢出去的。因为只要是被阿真养过的动物就差不多有跟阿真一样的性情了。

碧戈走过去，贴近阿真。阿真笑呵呵地微转颈项：“哥哥，你昨天去莫愁湖了吧？”

碧戈一怔，撇撇嘴角：“是呀，被阿耐哥哥叫出去的。”

阿真笑，黑亮的眼睛里闪出一丝顽皮兴奋的光，一掠而去。

“阿真，你怎么知道的，老实交代。”碧戈指着阿真翘起的鼻子。

“哈，这个么——”阿真呈现一幅神秘的样子，“我，昨天亲眼看见你去的！”随后跃了开去，哈哈大笑。

“啊？！”

“骗你的！”

“你这鬼家伙。我还以为……”

“我知道你以为我发现你形迹可疑进行跟踪追击了！”阿真顽皮地眨眨眼睛。

碧戈不得不服阿真，笑了。突地，他震了一下身子。

“你昨晚也到莫愁湖边了？！”

阿真面对哥哥突兀的动作，只是微侧着头，略嫌凌乱的头发掩住半边脸，透出一种神秘的玄机。碧戈瞪着阿真，对，是瞪着。

“去了，怎么样？”

碧戈惊了一跳。

“不去，又怎么样？”阿真又接了一句，“你在莫愁湖干什么呢？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阿真抓住碧戈的手臂，紧盯着他。黑得吓人的大眼睛迸射出好奇的光星。看来阿真的确是不知昨晚那一瞬的……碧戈不由地后悔自己的突兀。阿耐哥哥说了，最好不要让阿真知道，这家伙总有点不可靠，免得他告诉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和路人甲乙丙丁。



碧戈想掩饰一下，拿掉阿真的手，打着哈哈：“阿真，你知不知道阿耐哥哥的眼神很清澈，像湖水一样。真帅呀！”

阿真像鸭子般扁着嘴，有些扫兴地低下头，转过身嘟囔着：“湖水下面有火山。”

碧戈大声惊道：“你怎么知道的！”

阿耐哥哥那炯炯的目光又现开来了。

阿真奇怪地望着他：“火山湖泊也有很多啊，我随便说说。你到底看到什么了？真有火山在湖里吗？啊？”

碧戈真是没主意了。

阿真的好奇心却完全给勾起来了，执拗地非要他讲个明白。

碧戈犹豫着沉默了。阿真忽然不再搭理他，自顾自走了。

“阿真！”碧戈叫住他。

阿真猛一回头，眨着星星般的眼睛：“我要自己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说完，拔腿便跑。

碧戈一惊，忙追了上去：“不行，停下！阿真！”

阿真身体灵捷得像轻巧的黑狐，奔没在树林、灌丛之间，朝着莫愁湖的方向跑去。碧戈额角渗汗，却也奈何不了阿真，索性停住。

阿真在密林里充分发挥其轻灵的优势腾转挪移，碧戈仅能看到那黑亮的长发，飘得像一道闪电。

阿真此时兴奋不已，只想快些见到莫愁湖，探寻里面的秘密。不由得脚下虎虎生风。

到了！

莫愁湖。眼前是清碧清碧的湖水，不像是火山的样子，究竟会有什么东西……

阿真伏在莫愁湖湖边，手撑地，大声喊：“啊！喂！——里面有谁啊！……啊喂！——”

喊了半天也不见半点动静，于是不耐烦起来，绰起一丫树枝扫到湖面上。“哗啦哗啦”激灵起一朵一朵灿烂的水花。湖面上顿时笑逐颜开。



半天，仍然没有动静。阿真泄气了，将树枝狠狠扔在湖面上。天知道里面有什么，也许只是一种漂亮的植物而已。

阿真头发忽然被抓住，大惊回头。

“碧戈！”阿真大叫。

碧戈点着阿真额头：“你可蹿得比兔子还快。”

“湖里到底有什么？！你告诉我呀！”阿真拎起碧戈的两只耳朵。

“什么也没有呀！”碧戈忙去松开阿真的手。

“说谎！你骗人！什么也没有，你刚才还不让我来！什么原因？”

“这附近有狐狸呀，会吓着你的。”

“胡说！我又不是胆小鬼！狐狸有什么可怕？”阿真转转眼珠，“既然有狐狸，我就要抓一只再回去。说不定能抓只成精的，变成美人。”

“你还不如抓条鱼，回去变成鱼美人呢。”碧戈得意洋洋地晃着头。

阿真警觉起来：“哥哥，这湖里有鱼美人？”

碧戈脑袋“嗡”了一下子，连忙说：“我回去吃草莓了，你要待就自己待在这吧。”

这招儿果然灵，阿真跳起来：“有草莓？你怎么不早说！坏碧戈。”

傍晚，碧戈背着手在大院里转圈，犹犹豫豫的。阿耐哥哥迎面走过来，“碧戈，我以后不常去莫愁湖了。”

轻轻一句了事。

碧戈有些茫茫然。

激灵灵地又忆起昨晚的一切。一切都那么清新逼真。甚至心脏的律动都变得十分强烈。

火烧云。火焰。生命。眼睛。火山。阿耐哥哥的神姿。湖水。大青石。水灵样的绿藻。……还有，那美妙的影子。

当天边太阳仅留下一片火红时，碧戈就静坐在湖边一棵树下等



了。既渴望又难熬的情绪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

碧戈冒着火心甘情愿地待着。淡淡的月牙悄悄地移上树梢，树林里有了凉凉的风活泼地流动着，飘起地上几片叶子。碧戈把头轻轻靠在树干上来回摩挲着。

湖水微微地泛起细波，整个湖面看来像是一匹轻柔的纹锦，并且盈然呈现了丝丝的幽绿。

忽然，湖水汨汨涌动起来，轻柔秀丽的纹锦立刻撕扯成了碎片。一股水柱宛如银白色的龙从碎末之中脱颖而出，洋洋洒洒地在空中划了一条浪形的长弧，然后笔直地插入水中。于是湖面上荡开一片飞花碎玉。

这时湖水又缓缓地、悄悄地隐下去了。水雾氤氲地蒙住湖面，浓重地漫漫挥散着，甚至逼到了碧戈的身边，在他的浓发上镀了一圈湿。

碧戈静静地等。

浓浓的氤氲终于散去了。

湖心的大青石隐隐现出形状来。

像精灵的柔软手臂一般的绿藻轻轻地在湖面上张弛着、舞动着。可这绿藻也已经隐藏不住那美妙绝伦的影子了。

碧戈的眼睛定格在那里。

那细腻洁白的肌肤是水样的诱惑。

飘柔的头发竟如水藻一般地青绿。还有那纤长的鱼尾，泛着湖水一样的光波。

那颀长的颈项之上是极为鲜丽动人的面庞，美丽面庞上一双深邃的眼睛，盈满了大海的颜色。

碧戈屏住呼吸。

这是一条美得无与伦比的美人鱼。

美人鱼轻轻摇曳着鱼尾，荡着水面。一双纤长的手抚弄着绿藻样的头发，身上水淋淋的。



碧戈向前走了几步，他所处的位置正对着人鱼的脸。那美丽的精灵缓缓地启动睫毛，从蓝色眸子里放射出冷冷的光波，射进碧戈的眼睛里了。

她靠在大青石上远远地看着湖边的碧戈，有些迷惘。突然，她的头发像道道绿色的闪电朝着碧戈直射过去，瞬间便牢牢缠住碧戈的身体。头发又如游蛇一般往后缩，挟裹着碧戈，要把他带进水里。

碧戈纹丝不动，仿佛一棵挺拔的松树直直地伫立在那里。头发勒得越发紧了，嵌进碧戈的皮肉。美人鱼因为反拉的力量跌进清碧的水里。她迷惑不解地望着岸上的那个人。蛊惑人心的面孔正对着碧戈。

碧戈的额头上渗出汗珠来了。很疼，真的很疼。碧戈强撑着。他要把这诱惑人的精灵拽上岸来。

我不会撑不过一条美人鱼的。

美人鱼的纤纤细指拉着水藻样的头发，往水里拖。

碧戈因为疼痛的缘故，目光有些游离。美人鱼咄咄地逼视着他。碧戈有些发虚，竭力向后撤身子。美人鱼发觉自己好像拖不过这个人。她细弱的身体一点点地向湖边移动，突然她的身体整个横过来，迅速地划着水面拢向岸边了。

美人鱼发出了莺啼般的呻吟声，那般悠长婉转，入心入肺。碧戈不忍心了，停下脚步。

此时，头发又游蛇般回缩，碧戈被拖倒在地上，身体擦着地面，胸口被擦得火辣辣地疼。肩膀领口的衣服被地上的草枝刮破了。碧戈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恼火地大声喝道：“妖精！”

可他还是被拖进水里，溅起一朵偌大的水花。碧戈的身体沉入湖中，而美人鱼并没有松开自己的头发。被束缚着无法张牙舞爪的碧戈陷于上不能出水下不能潜底的尴尬境地。憋住的一口气已然耗尽，碧戈被呛得神志不清了，昏昏沉沉地呻吟着，意识逐渐地混淆，终于成了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碧戈醒过来了。他依然在水中泡着，只有胸



部以上露出水面。那美人鱼在水面上浮着，一双玉臂搂着碧戈的肩膀，头发已松散地披泻开来。

碧戈凝眉怒视着她。望着她清凉的目光，碧戈心里有些发慌。

是啊，这是在她的领域里，她的逼视可以使他透心凉。假若刚才美人鱼被碧戈拉上岸，害怕颤抖的就会是她了。

碧戈对于这份美人鱼强加给自己的恐惧十分恼怒。他的傲气严重受挫，一张脸绷得紧紧的，火气十足地注视着美人鱼。

月光把湖面染得皎白银亮，一张怒视的脸，一张冷漠的脸。碧戈恼得说不出话来了，无声地抗议着。他简直想把她的胳膊推开，但又忌惮着湖心不可测的水深以及自己此刻稀薄的体力，才只好这样僵持着。美人鱼似乎想用目光对碧戈说话，才沉默着。只可惜碧戈一直在愤怒，没有读懂她的意思。

那妩媚妖精突然把头伏在碧戈的颈窝，牙齿切在他的肩膀上，一股殷红的血涌出来，顺着碧戈的锁骨漫流着，滑过这水中妖精的手指，滴落湖面。

碧戈的目光里燃起一簇凶焰。美人鱼的眸中却蓄满了莫名的泪花。她把一绺头发敷在碧戈的肩上，泪水如珍珠般跌落。

碧戈的火气被晶莹的泪珠化解了。

他只好这样浸在水里。

现在他也愿意浸在水里了。

碧戈安静下来望着美人鱼的面庞。

他还能怎么样呢？碧戈呆了。

天际，鱼肚白。

一阵清风从半掩的窗户之间吹进来。

阿真醒了，静静地躺在床上。阿真昨晚睡得不好。阿真忘记了关窗，可偏偏昨天晚上起了大风，冷气侵得浑身冰凉，胳膊现在还凉得发麻。

阿真松松垮垮地披着睡衣，走到院子里。



阿真难得起这么早。碧戈一夜未归，如果他昨晚上回来，阿真就不会起个大早。碧戈会给阿真关窗的，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他为阿真关窗。

阿真最大限度地拱起背，又使劲伸了个懒腰，像只刚睡醒的猫。一阵很轻但很急的脚步声。

阿真慵懒地扭转颈项，碧戈全身滴着水走过来了，身体有点瑟缩。

“你回来了？”阿真歪着脑袋问。

“嗯。”碧戈轻轻地应了一声，越过阿真向浴室走去。

他怎么了？阿真黑眼睛的神光凝聚起来，点着自己的额头想：他怎么了？

他没考虑碧戈到什么地方去了，干脆直接就想“他怎么了”。阿真是很聪明的。

湿透了的碧戈哥哥是很好看的，像个落难的王子。阿真也跟进了浴室。碧戈已很惬意地泡在水汽氤氲的大浴池里了。

“小真，你也进来吧。”碧戈凝视着水面说。

“嗯。”阿真甩掉衣服，“扑嗵”一声就跳了进去，溅得碧戈一脸的水，碧戈也没吭声。

“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阿真一连串地问。

碧戈抬起头，用一双半瞳仁看着阿真，表情阴郁。

阿真愣了，睁大了亮得流光的眼睛，研究起碧戈那双露了一半的瞳仁里蕴含的东西。

碧戈的眼神从没有这样深奥过。那种深不见底的目光，阿真以前从没有看到过。

阿真自己有些惶惑了，凡是使他惶惑的东西，他都非常不喜欢。所以阿真立即失去研究下去的兴趣，把碧戈睫毛下掩映的一双半瞳仁撇到一边，坐进水里去了。

阿真对于自己这种情绪非常不满意，索性将身体全部滑入水里，只露出个头。温热的水浸润着阿真的皮肤，阿真很满足地闭上眼睛，



不再动也不再说话了。

兄弟俩静静笼罩在那片朦胧的暖雾氤氲中。

每天傍晚，碧戈都要去莫愁湖。

在院子里与阿耐哥哥擦身而过时，阿耐哥哥总是微笑着：“出去啊。”

碧戈也总会微笑着回应。

但阿耐的笑很自然，碧戈的笑却总是很生硬、很仓促。碧戈笑的时候，老免不了要心虚，阿耐哥哥的微笑在碧戈看来是隐藏着某种玄机的。

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他是要去莫愁湖的，他得赶快去。

而阿真就很无聊了。

这回到山里老家，碧戈和阿耐都答应要带阿真玩个痛快。他们俩不仅是答应，而且是满口答应啊！说什么“小真很少来山里，整天在城市里关在家里，关得像只笼里的小傻瓜！这回来了，就一定要让小真玩个痛快，怎么高兴怎么玩，怎么起劲怎么玩，玩野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和他们没关系！玩野了，阿真回家挨老爸打也只跟阿真自己有关系。反正阿耐和碧戈是不会挨揍的。

可现在，碧戈已经说话不算数了。除了白天偶尔敷衍了事地带阿真到山上、树林子里溜达溜达，就不愿意多搭理阿真了。每天傍晚太阳落下去的时候，碧戈就直奔莫愁湖去了，从来不带阿真。嘴上不说，但态度是明摆着的。这时候，阿真只要一往跟前靠，碧戈就锁起眉头盯着他，阿真瞪着贼亮的眼儿，不知所措之时，碧戈就一阵风似的跑走了。

阿真已经不像三四岁那会儿了，出门玩去不带他，他就连耍赖皮带撒娇地硬跟。十来岁的小男子汉已很懂得脸面的重要性。人家不愿带你，死皮赖脸地硬跟算怎么回事？自己也显得太没分量了。所以阿真就没硬跟去。但阿真知道山里有许多好看的景观，还有好些稀奇有趣的动物是在晚上出现的。自己几乎都没有见识过呢。



阿真甚至从心底生出一点点怅然：碧戈哥哥跟他不那么亲了。尽管碧戈一到白天就又对阿真热情洋溢了，但根据傍晚的情况来看，也不过是对阿真无可奈何的敷衍罢了。为的是多讨好一下阿真，哄得阿真高兴一点儿，让阿真晚上千万别跟着他。阿真弄不明白，莫愁湖那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引逗得碧戈每天傍晚都义无反顾地前往，还不愿阿真跟去，生怕阿真跟他争什么似的。

阿真傍晚时也曾去过莫愁湖一次，当然是偷着去的。他躲在树上瞪着圆眼看了半天，除了那烧透了半边天的云彩，还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燃烧的云彩，阿真在城里也见过好多回了，烧得天空红得发亮。除了夜莺和蛐蛐儿的叫声外，也没什么动人勾心的声音。碧戈到底干什么去？

这样一寻思，阿真就觉得碧戈哥哥很神秘了。

阿耐哥哥倒没有食言，要他夜以继日地陪伴精力过剩的小真，他也会微笑着答应的。可阿真一跟阿耐哥哥呆一块儿，精力马上就不过剩了，就要打瞌睡了。

阿耐太沉静了。

比莫愁湖还要沉静的阿耐哥哥，有着数不完的五光十色的优点。但是他也有缺点。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不野。

阿耐哥哥不野，他的各项活动也很不野。他总是领着阿真玩一些相当文雅的东西。带阿真出去转，也总是转到莫愁湖南边水晶瀑布下的巨石碑前，念碑上的诗文给小真听。听得阿真脑袋一沉一沉的，像听催眠曲。阿耐哥哥温柔的声音散发出来的催眠效用，是幼稚园的阿姨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阿耐哥哥很好，对小真也很好。温柔、亲切，对小真像活火山一样周期性爆发的坏脾气，像陷阱一样处处暗藏的戏弄阿耐的恶作剧，也都温柔亲切地包容了。像包容一个人事不谙的三岁小孩儿。阿真很不好受了。

阿耐哥哥文雅，但阿真是不文雅的。文雅的活动，阿真在城里天天玩，都腻烦了。所以阿真是不愿再跟从着阿耐哥哥文雅下去了。

